

战地记者讲故事

巡线沱沱河

■李攀奇



插图:唐建平

匆忙的脚步声、婴孩的哭闹声、旅人的鼾声……凌晨4点，我们登上了那趟从格尔木出发的绿皮火车，前往沱沱河站。

沱沱河站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长江源地区，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在青藏铁路线上，沱沱河是个特殊的站点，需要先购买临近站点的车票，上车后告知列车员，再由列车员带到固定的车厢，才能靠站下车。

上午9点，绿皮火车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在黛墨色的群山间穿梭。当沱沱河的站牌映入眼帘时，我们只在站台上看见了一间小屋，背后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到站后，接站的战士一把拉过我们的行李，动作麻利地把行李归置到后备箱，生怕我们站在外边冻着。一团团哈气，提醒我下意识看了看手机，气温显示为零下26摄氏度。

在几栋黄白相间的营房前，我们的车辆转入院子，在班排宿舍楼前停了下来。还没等下车，我就看到院子里战士们忙碌的身影——几名战士高举着水管上的水管，穿过水房窗户，伸进屋内的蓄水罐里；另一端，湿漉漉的水房里，一位战士盯着蓄水罐上的刻度值，不时提醒着窗外的战友。

“趁着周末，得把下周的用水储备

好。”连长走上前，为我们介绍着营区的情况。几年前，这里的老旧营房经历了一次翻新，加装保暖窗户、热水器，新盖了蔬菜大棚、淋浴室。

得知战士们要去巡线，我也跟在了队伍后面。这是一次日常的巡线路程，连长挑选了几名老兵，携带专用的检测设备，开始了营区周边几公里的地理线路和架空光缆的巡检维护任务。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路上，巡线分队的战士们顶着寒风朝着目标地徒步前进。

不多时，我就拉风箱似的大口喘了起来，不由得放慢了步子，逐渐与队伍拉开距离。坐在石头上休息了片刻，望着渐行渐远的队伍和地上瞬间被积雪覆盖的脚印，我咬了咬牙，起身追了上去。

“难受吧？刚上来的人都会觉得沱沱河的冬天很难熬。”说话的是中士郭继江，他脸庞黝黑、皮肤粗糙、嘴唇皴裂，尤其是几道抬头纹，让人很难相信他才20多岁。郭继江从“兵之初”来到沱沱河，已经在这里度过了6个冬天，他经历过很多比今天更严酷的天气。

说话间，队伍已经抵达沱沱河畔。狂风卷积的沙土，为冰封的河面覆上一层厚厚的毯子，远远看去与河床融为一体。在河岸一侧，郭继江准

备对架设在空中的线缆进行检修。在两名战友的配合下，郭继江穿戴好防护装具，套上脚扣，尝试爬上线缆杆。由于要在高空进行精细的线缆作业，郭继江在攀登前特意脱掉了棉大衣。

木制的线杆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与脚扣之间的摩擦力减小，郭继江刚向上爬了几步，便顺着线杆滑落，手掌瞬间被磨破了一层皮。忍着疼痛，郭继江再次调整了脚扣，在战友的协助下，顺利攀至线杆顶端。在错综复杂、外形相似的线路中，郭继江迅速找到几条主要的军用光缆，徒手进行操作，标注好几处风险点后，郭继江重新将光缆标识牌的四角固定好，这才结束高空作业。

“这么冷的天，怎么不戴手套呢？”看着郭继江磨出了血的手掌，我注意到巡线分队的每个人都没有戴手套。“接光纤……是精细活……光纤……比头发丝还细……”郭继江说这话时，寒风一个劲地往他嘴里灌，声音模糊不清。

我静静地站着，望着这群风雪里巡线的战士出神。忽然，青藏铁路上的列车从山间呼啸而出，呜呜地驶过这片极寒的雪原，又隐没在大山里。战士们收拾好工具，沿着皑皑积雪的山岗，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大山深处前进……



李攀奇

记者心语
让新闻有温度，让文字有力量。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一个平凡的人，想让别人记住是件很难的事。我跟团长老孟虽只有一面之交，可几十年过去，我却时常想起他来。

老孟是个工程团团长，个子瘦小，手臂上可见蚯蚓般的青筋，仿佛身上除去筋骨就剩下皮了。他脸膛黝黑，黑里透红，红中还夹着血丝，张口一笑，那血丝好像就要裂出口子来。他成天穿着一身作训服，如果在工地上碰见，很难想到他就是一团之长。1991年初冬，在军种报社工作了半年的我，准备完成自己的第一次下基层部队采访。我跟部队新闻干事商量，想去一个最苦、最偏远的部队，新闻干事便给我推荐了这个工程团，说他们正在大山沟里完成一项重点工程建设，而且从来没有记者到过那里。我听后便欣然前往。

清晨，一辆军用吉普车带着我迎着朝阳出发了。汽车一路钻山过沟，总算于下午4点，到达了位于峡谷深处的工程现场。工程前指是一个简易的二层楼，满地都堆着钢筋、水泥。由于没有提前通知，我的突然到来让在工程前指值班的参谋感到十分意外，还有些局促和紧张。他连忙招呼我坐下，吩咐通信员马上去工地把团长叫回来。我拉住了通信员，跟参谋协商，想直接去工地看看。参谋说，工地还是个毛洞，到处“龇牙咧嘴”，随时都可能冷石坠落，怕不安全。听到这些，我更好奇了，坚持要去工地看看。于是，他拿来一顶安全帽让我戴上，便领着我往工地去了。

山口处劈开了一个巨大的洞窟，洞口大石小石堆成了山。我们越过石山进到坑道里，抬眼望去，头顶的岩石像伸着獠牙的怪兽，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坑道深不见底，有冷风扑面而来。一排排在洞壁的灯泡，映射出洞内弥漫的烟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坑道，被眼前的情景深深震撼了。进入坑道，刚拐了个弯，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哨音。参谋一把拉住我说，不好，要放炮了，咱们找个背音的地方躲躲。听他一说，我们连忙在拐角处蹲下身，捂住耳朵，等待炮声响起。不一会儿，

团长老孟

■陈可非

一连串的炮声如滚雷划过，渐渐地，洞内的烟尘像海水一样飞扑出来，呛得人喘不过气。直到哨声再次响起，我们才起身又往坑道内走去。

我们来到一个工段上，刚刚的炮就是他们放的。参谋往人群里大声喊道：“团长，来记者了。”

“啥？”一个精瘦的小个子向我们转过脸来。

“团长，来记者了。”参谋又重复一遍，然后跟我说：“这就是团长，姓孟。”我抬眼望去，他跟我心目中的团长形象差距太大了。他满脸尘土，只有眼睛和鼻孔露在外面。他嘴里说着欢迎，想伸手跟我握手，可能是突然想起自己满手的泥土，便缩回手去在衣服上蹭了蹭，才握住了我的手。他笑着说：“没想到你这时候过来，太狼狈了，真不好意思。你来了好，好好写写我们这些兵吧，他们干起活来，个个像小老虎，像狮子，唯独不像狐狸，没一个耍滑的。”我紧紧握住老孟的手，从他那满是尘土的缝眼里，看到了一种无可比拟的真诚。我说：“好，我一定要好好写写这些兵。”

照耀这块茵茵宝石
山水一色
那黑色的城堡
已筑成钢铁哨卡营房
固若金汤

是把武器融入生命冲锋的姿态
是将正义与和平铸进灵魂后的自觉

这是对一个群体
一个永远年轻的群体的尊称
无论身在何处
心中永远坚守胜利的信念
血液里永远流淌不屈的顽强

梦中常忆激情燃烧的青春
发出“冲——”
“杀——”的呐喊
声音可能不再高亢、洪亮
却杀气十足
像一把刀，戳敌人魂魄
像一把号，让对手闻风丧胆

颠颠巍巍的军礼
蕴含着无尽衷情、自豪、牺牲
和无法言说的冀望
告慰过去
告慰曾经并肩战斗而逝去的战友
致敬今天，希冀明天
替那些英雄们
安享“如其所愿”的每一

老兵，永远冲锋向前的战士
他们，最懂得和平的分量
他们，永远是猎猎作响的旗帜
是永不熄灭的火炬
指向胜利的路

老兵

■春宁

简单而质朴的两个字
凝结着无上的光荣
每个字都坚硬如铁
又温润如玉
每个字都清澈如水
又闪着电光石火
每个字都透着岁月风霜
散发无畏而勇猛的力量

老，指的不仅是年龄
而是骨骼、血性、意志
是肉体与武器磨合
把生命许给祖国和人民
将个人一切置之度外的程度与时长
岁月愈加淘洗、涤荡
老，就会愈发璀璨、明亮

兵，指的不仅是身份
而是被一段经历雕刻的性格
是信仰蘸着热血写下的承诺



库尔那克堡的早晨

■贾洪杰

湖水，雪山，草地
黑色城堡
牧民雪白的帐房
升起袅袅炊烟
新发的青草和着酥油茶
散发着属于高原的清香
一群群牛羊走向牧场
阿妈的吆喝
仿佛天籁之音
在这湖畔响亮地回荡

昂首望
不远处的雪山
一团薄雾飘飘渺渺
刹那间
霞光迸发
朝阳万丈

校园里的水杉林

■梅赞

变得寂寂无声了。

学员们早操结束后，水杉林的青枝绿叶之上就浮起此起彼伏的晨读声。我侧耳倾听，在我们楼下读书的是个女生，读的是英语，还是莎士比亚的诗。她甜美的嗓音，吸引我走到阳台上，这时声音就格外清晰了。寻声俯身望去，一身军绿、短头发的她背倚一棵水杉，像一幅剪影映入我的眼帘。从她读的诗歌，我猜她应该是位文艺女青年，想必一定做过诗人梦、作家梦。我有点好奇，却无从了解她的过往，但这读书声构成了校园里一道美丽的风景。

以后的每个清晨，我都在水杉林的喧闹中醒来，而傍晚，又踏着水杉林的喧闹归来。闲暇时，我也会在林中漫步遐思，与女儿嬉戏，与灰喜鹊对话。夏季来临，水杉林绿荫越来越深，一阵风吹来，整个林子绿意荡漾；林子里的灰喜鹊也更多了，它们一点儿也不怕人，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喳喳”地吵个不停。不变的是，每天清晨军校学员整齐的脚步声和口号声，还有琅琅读书声。尤其是那位女生的晨读声，总会雷打不动地在跑步结束后响起。我发现，她的晨读内容也逐渐有了变化：莎士比亚的诗读得少了，而多了专业内容。从内容上看，她好像学的是与食品相关的专业。

后来，几个寒暑过去，我在校园宣传栏里看见有着那位晨读女生照片的大红喜报，表彰她获得了一项专业研究成果。在我看来一点儿也不奇怪，这是天道酬勤、水到渠成的结果。

当7月的离歌响起，水杉林一片葱郁，校园内的惜别之情开始弥漫。那天正是周末，我在卧室歇息，雄壮激昂的军歌施施飘来。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正在

大礼堂隆重举行。校园里早就传出包括那位晨读女生在内的几位学生，主动报名去西藏建功立业的事迹。人们在敬佩中也不免有丝丝困惑：凭她的专业功底，留在城市的研究室里将会有更大的成绩，她为何决意要到边疆去？

出征的军号吹起，鼙鼓敲响，她和同学们头戴红花，缓缓穿过校园。出院门时，她回眸陪她晨读四载的水杉林，缱绻的情绪湿润了眼眶。

我站在水杉林中，望着他们渐远的身影，耳边传来熟悉的旋律，“当你离开生长的地方梦中回望，可曾梦见河边那棵亭亭的白杨……最艰苦的地方，总有战士的刚强，勇士的肩头肩负着多少人心头的崇拜……”微风从林中穿过，绿叶婆娑，像是与这一队年轻的军人告别。我想，他们定会像院中的水杉林，永远昂扬向上，永远向着阳光生长。



长征

第6120期



战火中的兵工厂(油画)

许杨作

心香一瓣

品味那情感的芬芳

20多年前，我调到武汉工作时，家就安在妻子单位的宿舍，即位于古田罗家墩的军事经济学院内。来的时候正是4月初，东风来满眼春，汉江边的校园总飘着湿润的水汽。阳光温暖而煦，照射过来，氤氲中变幻着七彩的颜色。虽然芳菲已尽，但万物勃发、蒸蒸日上，尤其是军校的校园，更是透着青春的气息和阳刚的力量。

一排三层的红砖楼房，墙体斑驳，看起来已很有岁月感，掩映在一片正吐着新绿的水杉林中。站在三楼家中的阳台向外望去，水杉覆盖了校园的东部生活区。成片的水杉，高大挺拔的树干，像极了站立着的哨兵；伞形的树梢，像齐刷刷举着亮闪闪的钢枪。树梢已窜过房顶，旁逸斜出。长满点点嫩芽的枝丫，越过阳台的栏杆伸了过来，拂着我的面颊，散发着淡淡的杉木香。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片水杉林。

当熹微的晨光还没照亮我们的睡梦，歇息在水杉林里的灰喜鹊们已在林间不知疲倦地歌唱，它们“喳喳”的声音急促、尖锐。睡在床上，哪怕是在梦中，我都仿佛能感觉得到它们边叫，边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把树枝摇得像个舞者，也把我们的梦摇醒。

揉着惺忪的眼睛，我听到从水杉林中传来整齐激越的脚步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年轻的军校学员穿过水杉林，出早操来了。年轻人的脚步和口号声，像密集的雷声滚过。与他们的声音相比，灰喜鹊的鸣叫像秋后的虫鸣，